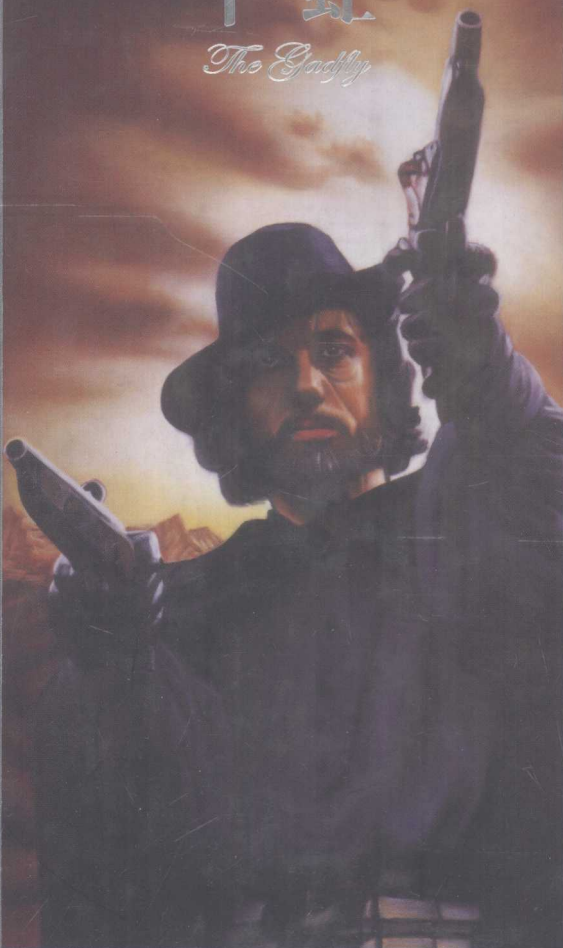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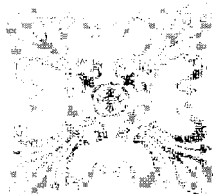
# 牛虻

*The Gadfly*



[爱尔兰] 伏尼契/著 李强/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著  
李强 译

广 州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 / (英) 伏尼契著; 李强译.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7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80731-508-7

I. 牛… II. ①伏…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295 号

书 名 牛 虻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袁朝阳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刘永辉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 510660)

|    |                 |      |    |                 |
|----|-----------------|------|----|-----------------|
| 规格 | 889 × 1194mm    | 1/32 | 印张 | 10.5            |
| 字数 | 256 千字          |      | 插画 | 5 幅             |
| 版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
| 印数 | 1 ~ 8000 册      |      |    |                 |

书号 ISBN 978-7-80731-508-7  
定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THE GADFLY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陈久水 | 陈丽丽 | 程 岑 |
| 戴玉芳 | 纪晓星 | 李荣华 |
| 林立新 | 潘解放 | 唐恒志 |
| 唐 健 | 王 胜 | 王晓娟 |
| 吴 畏 | 杨法坤 | 杨正磊 |
| 叶道平 | 邹贤琳 |     |

# 前 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长篇小说《牛虻》的作者、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出生于爱尔兰的科克郡，她的生父乔治·蒲尔是一个数学家。就在她出生的同一天，她的父亲不幸去世，这对她的家庭及她以后坚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伏尼契幼年时随母亲移居伦敦，一八八二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一八八五年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返回伦敦。一八八七年，伏尼契前往俄国旅游，侨居于俄国圣彼得堡市，在一个将军家中担任家庭教师。旅俄期间，伏尼契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利用自己的外侨身份和将军的家庭作掩护，经常为关押在监狱中的爱国志士送衣送食，并传递秘密信件。一八八九年，伏尼契返回伦敦；一八九二年，她与曾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流放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夫妇一起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的活动。伏尼契在流亡者创办的《自由俄罗斯》杂志社担任编辑，在此期间，她编译出版了《俄罗斯幽默文集》，翻译了果戈理和奥斯特罗

夫斯基的部分作品，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恩格斯以及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相识，还结识了当时在伦敦流亡的俄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赫尔岑和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在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这些杰出人物的指导和帮助。

当时的伦敦也是意大利革命流亡者云集之地。伏尼契在与这些革命者的密切交往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文学创作素材，并被身边这些革命者的献身精神所激励，亲自去意大利档案馆和博物馆搜集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相关历史资料。一八九七年，伏尼契描写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长篇小说《牛虻》在英国正式出版。

《牛虻》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殖民统治的斗争为背景，以爱国志士“牛虻”的人生遭遇为主线，猛烈抨击了天主教会虚伪的反动本质，热情歌颂了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统一所作的英勇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英雄形象。

一八一五年，维也纳议会将意大利分割成多个小国，使其沦为奥地利帝国的殖民地。为了赶走入侵者，一些意大利爱国志士建立了烧炭党，并在二三十年代举行了多次起义，但都遭到奥地利人的血腥镇压。一八三一年，被意大利当局放逐到国外的烧炭党人玛志尼在法国马赛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青年意大利党”。故事就是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比萨神学院的大学生亚瑟·伯顿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英国富商伯顿家中，名义上是伯顿与后妻所生，实则是伯顿的后妻与比萨神学院学识渊博的院长蒙泰尼里神甫的私生子。不明真相的亚瑟从小在家里备受异母兄嫂的歧视，他的母亲也经常受到兄嫂的折磨和侮辱。受青年意大利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吸引，热血青年亚瑟决定为这项伟大的事业而奋斗。在青年意大利党的一次秘密集会上，亚瑟与童年时代的邻家

女孩琼玛邂逅重逢，并悄悄地爱上了她。后来，蒙泰尼里升任布里西盖拉教区主教，警方的密探卡尔迪接任神甫。在他的诱骗下，亚瑟在忏悔时无意泄露了战友们的行动和名字，以致他连同战友一起被捕入狱。琼玛以为这一切都是亚瑟告密的结果，在愤怒之下打了他一个耳光。亚瑟痛恨自己的幼稚无知，同时得知蒙泰尼里神甫原来是他的亲生父亲。被自己最崇仰尊敬的人所欺骗，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的亚瑟用铁锤打碎了心爱的耶稣蒙难像，以示与教会决裂。然后他伪造了一个跳河自尽的现场，只身流亡到南美洲。十三年之后，从南美洲流浪归来的亚瑟重返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了。他改名为“牛虻”，在法语报纸上撰写政论性讽刺短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此时已升任红衣主教的蒙泰尼里为首的自由派实际上乃是教廷的忠实走狗。牛虻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但是，琼玛已认不出他就是当年的亚瑟了。

牛虻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筹备武装起义，在一次偷运军火的行动中突然被敌人包围，牛虻掩护其他人突围，自己却因为蒙泰尼里主教的突然出现而垂下了手中的枪口，不幸被捕。牛虻的战友们设法营救他，但牛虻身负重伤，晕倒在越狱途中。敌人决定迅速将他处死，前来探望的蒙泰尼里企图以父子之情和放弃主教的条件劝他归降；牛虻则动情地诉说了他的悲惨经历，企图打动蒙泰尼里，要他在上帝（宗教）与儿子（革命）之间作出抉择。但他们谁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蒙泰尼里在牛虻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自己也因而发疯致死。

刑场上，牛虻从容不迫，含笑赴死。行刑的枪手心惊胆颤，一次次地射偏目标，牛虻却放声大笑，鼓励他们打起精神再来一次。最后，身中六弹的牛虻终于倒了下去，却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得到了永生。

描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牛虻》既是一部激动人心的革命书籍，又是一部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主人公牛虻这个有血有肉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突

出的典型。作品中，牛虻从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成长为一名爱国主义战士的历程，是通过各种矛盾冲突来表现的。这种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在亚瑟同神甫蒙泰尼里的父子感情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蒙泰尼里神甫发现了亚瑟参与革命活动之后，想方设法加以劝阻；但亚瑟觉得一个虔诚的教徒献身于意大利的民族独立事业，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他不知道在当时的意大利这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神甫对亚瑟这种天真的想法十分担心，亚瑟却并不知道蒙泰尼里是自己的父亲，对神甫因父子私情而产生的宽容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并且不恰当地把神甫看作是教会统治的代表，从而认为宗教与革命是可以统一的。由于这一错觉，当新任神甫到来时，他立即遭受惩罚：他和他的战友遭到逮捕。这次挫折对亚瑟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又是火中凤凰的新生。他开始认识到民族独立与教会统治是势不两立的，紧接下来的亚瑟自杀和流浪南美洲，让一个公子“亚瑟”合情合理地变成了战士“牛虻”。在牛虻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前来劝降的父亲蒙泰尼里神甫，他以生命为筹码，将神甫逼入信仰与父爱的两难选择之中，以一种极其尖锐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把整个故事情节推向高潮，也使得牛虻这个艺术人物形象更加栩栩如生。

《牛虻》出版后，伏尼契又创作了小说《杰克·雷蒙》(1901年)、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年)、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南美洲十三年人生经历的小说《中断了的友谊》(1910年)和以“牛虻”的曾祖母和祖母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脱下你的靴子》(1945年)，但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不及《牛虻》成功。一百多年来，《牛虻》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一九五三年，《牛虻》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牛虻这个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流血牺牲的文学人物，顿时成为中国无数热血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牛

虻》的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渗透的西方势力的斗争中，《牛虻》这部世界文学名著起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伏尼契晚年移居美国，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美国纽约病逝，享年九十六岁。

编委会

无论活着  
还是死了  
我都只是一只牛蛇  
一只快乐飞翔的牛蛇

——牛蛇

# 目 录



|           |     |
|-----------|-----|
| 第一部 ..... | 1   |
| 第一章 ..... | 3   |
| 第二章 ..... | 12  |
| 第三章 ..... | 22  |
| 第四章 ..... | 30  |
| 第五章 ..... | 40  |
| 第六章 ..... | 47  |
| 第七章 ..... | 62  |
| 第二部 ..... | 77  |
| 第一章 ..... | 79  |
| 第二章 ..... | 90  |
| 第三章 ..... | 104 |
| 第四章 ..... | 116 |
| 第五章 ..... | 125 |

|             |     |
|-------------|-----|
| 第 六 章 ..... | 135 |
| 第 七 章 ..... | 144 |
| 第 八 章 ..... | 152 |
| 第 九 章 ..... | 176 |
| 第 十 章 ..... | 184 |
| 第十一章 .....  | 193 |
| ..... 暗一章   |     |
| 第 三 部 ..... | 213 |
| 第 一 章 ..... | 215 |
| 第 二 章 ..... | 230 |
| 第 三 章 ..... | 240 |
| 第 四 章 ..... | 250 |
| 第 五 章 ..... | 262 |
| 第 六 章 ..... | 269 |
| 第 七 章 ..... | 289 |
| 第 八 章 ..... | 298 |
| 尾 声 .....   | 311 |

|           |     |
|-----------|-----|
| 00 .....  | 章二核 |
| 201 ..... | 章三部 |
| 211 ..... | 章四核 |
| 251 ..... | 章五核 |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Gadfly*

---

# 第一部

---

..



## 第一章

六月的一个晚上，亚瑟正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翻阅着一大叠布道手稿。天气酷热，为了让室内更凉快些，除了百叶窗半掩着，其他的窗户全都打开了。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把手里的笔停了下来，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正埋在手稿堆里的黑色脑袋。

“Carino<sup>①</sup>，没有吗？没关系，或许那一节已经被我撕掉了，我再写一遍吧。都怪我，白白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

蒙泰尼里的声音低沉圆润，抑扬顿挫，音色悦耳，这是天生的演说家才具备的嗓音，因此，他在说话时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当他跟亚瑟说话的时候，语调还充满了一种爱意。

“不，Padre<sup>②</sup>，我非得把它找出来不可。我知道您肯定放这儿了。就算您重新再写一遍，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一样。”

蒙泰尼里继续写他的手稿。

窗外，一只金龟子无精打采地停在那儿懒洋洋地鸣叫着。“草莓！草莓！”街道上传来小水果商贩的悠长而凄凉的吆喝。

“《麻风病的诊治》，原来在这儿呢。”

亚瑟迈着轻盈的步子从屋子的另一头走向神父——他的家人对于他的这种姿态大为不满。他长得并不像三十年代英

① 意大利语：亲爱的。

② 意大利语：神父；亦指父亲。

国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倒像是十六世纪肖像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他的身材瘦削矮小，眉毛纤长，嘴角敏感，四肢修长，他身体上的每个部位都长得特别细致，显得弱不禁风、楚楚动人。要是他默默地坐着不动，别人准会把他错当成是个女孩子。不过他行走的时候，那轻盈而敏捷的姿态，又会让人联想起一只已经驯服了的、失去利爪的豹子。

“找到了吗？亚瑟，要是没有你，我真不晓得会怎么样！我总爱丢三落四的。好了，现在我也不想写了。我们到花园里走走吧，我帮你复习一下功课。你有什么地方不懂吗？”

他们向修道院的花园里走去。神学院的房子以前是多明我会的一座修道院。这个四方形的小院子早在两百多年以前就已经修葺得很整齐了。花园里清幽寂静，两行笔直的黄杨树枝繁叶茂，树丛之间种了许多修剪得很短的迷迭香和熏衣草。那些栽种它们的白袍修士早已经与世长辞，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然而如今，那幽香的药草依旧在宁静的夏夜恣意芬芳，只是这些花蕊再也无人采集拿去制药了。石板路的裂缝里，长满了一丛丛野生荷兰芹和耧斗菜，院子中间的那口水井也让羊齿叶和参差交错的景天草给占领了。玫瑰花长得生气蓬勃，枝条披散着伸到了小路上；大朵的红罂粟花从黄杨树篱中间露了出来；杂草丛上，高大的毛地黄耷拉着脑袋；那棵不受人们重视的枸杞树的枝条上，垂着无人修剪的老葡萄藤，这棵葡萄藤早就不结葡萄了，只有那茂盛的枝条在缓慢而哀怨地摇晃不停。

院子的角落里耸立着一棵夏天开花的木兰树，树干高大挺拔，枝叶茂密得如同巨塔一般，乳白色的花朵从四处探出了脑袋。蒙泰尼里在树干旁边的那张粗糙的木凳上坐了下来。亚瑟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他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哲学，因为在书本上碰到了难题，所以前来请教他的“Padre”。对于他来说，蒙泰尼里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现在我该回去了。”亚瑟听完了那个章节的讲解之后，说道，“如果没有其他需要我帮忙的事情，我就要回去了。”

“我不想继续工作了，要是你有空，我想你能再陪我一会儿。”

“好的！”

他背倚着树干，透过斑驳的树叶，仰望着第一批在宁静的夜空里闪烁着的暗淡的星星。他那双黑色的睫毛下露出了如梦如幻的深蓝色眼睛——他的眼睛与他那康沃尔郡出生的母亲一模一样。蒙泰尼里把脸别了过去，避开这双神秘的眼睛。

“看你的样子好像累了，Carino。”蒙泰尼里说。

“没办法。”Padre 马上听出亚瑟的声音显得有些疲倦。

“你不该急着上大学，你那时候通宵照料病人，都累坏了。我当时就应该再让你先好好休息再离开里窝那<sup>①</sup>。”

“不，Padre，那又能怎么样？那个该死的家，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待下去了，我准会被朱丽亚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那位同父异母哥哥的妻子，对他来说，她简直就是一根浸了毒药的针。

“我并不是要你住在家里，”蒙泰尼里轻柔地对他说，道，“我知道那样对你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我很想你能接受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要是你能在他家休息一个来月再去上学，那么你的状况就好多了。”

“不，Padre，我不想去！华伦医生的家人都特别好，待人也亲切，可是从他们的脸上，我知道他们并不了解我，他们在可怜我，想方设法安慰我，他们会很自然地提到我的母亲。当然，琼玛不会，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可别的人不是这样。再说——”

“再说什么，我的孩子？”

亚瑟伸手从一根垂落下来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几朵花，机械地揉捏着它们。

“我不能再在那个小镇上住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小的时候，她常在镇上的几家店铺给我买玩具。她病情还

① 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